晨風

清除墮落的文藝

蕭嫣

在一個進步的、人民的時代里，凡是違反了時代前進的、人民進步的文藝作品，其中就存在了最大的、有色的毒素——文藝的墮落性。這種腐落的毒素，存在在一個人民的時代里，不但使文藝作品的本身墮落，成了一種毒瘴，而且也危害了廣大的、盲目的人民。因為，它們反常了人民的思想，加强了生活的罪惡，和麻木了情慾的墮性。

在這一混亂的時代社會里，文藝界也正呈現着這種種墮落的、反常的現象。

如色情的、肉感的、情慾的、風花雪月的作品的大量暢銷。

如小市民階級的、浮薄的、苦悶的、自尋煩惱的思想的興起。

如蒙蔽人民意識的、抄襲活人的、揑造的、宣傳高調的業多。

如蔽竊死人的、抄襲活人的、一味浸陽、賺揮的存在。

這些都是文藝界反常、和文藝作品墮落的怪現象。

在今天文藝界，雖然、熙熙攘攘若一大羣自鳴的作家，然而，却少有誠實的工作者一種實地苦幹從事寫作和學習的精神。許多人，自以為寫了幾首小詩，出了一册冊子，或抱着了一隻大腿，當了一名搖旗吶喊的嘍囉，就自稱作家、詩人了。像最近杭州報上揭發了一位，在上海自稱青年文藝作家的黃崇淮，偷襲了金津的一首詩，發表在一月號「文潮月刊」上，這就是青年人不務實實，喜出風頭，想抄文壞猶徑的卑污手段和怪現象。

又有許多人以為文藝工作是輕鬆的；易于成名，能出風頭的，他們僅見到一部作家的名，而沒有見到他們怎樣實地苦幹的精神；所以許多人一經嘗試文藝工作，接着便覺沒趣了。不然便在無意識的不正常發展下，產生了這種種墮落文藝作品，沾沾自喜。

墮落的文藝，這是文藝最卑鄙而痛心的事。因為，文藝本來是反映時代的鏡子，然而現在却成了時代的垃圾堆。

今天我們一方面地該整頓文藝界的敗類，而在另一方面，更重的，就是去扶助優實的，在成長中的青年文藝工作者，提高文藝工作者的生活精神！

不懂

聖野

——寫在狗窩邊

我還非常的不懂
家奇與家奇之間的語言
公雞與母雞之間的戀愛
貓怎樣的跟魚談判
狗怎樣的宣佈戒嚴
豬怎樣調唇偷食的老鼠
老鼠又怎樣吱吱的反駁……

春天的播種

L·奧弗拉罕　野牧譯

「叫！」馬丁說，當他長長地飲完了一杯茶。「世界上還有比這樣更爽快的事情嗎？當做了一早晨的工作在野外吃一頓中飯？那麼，我已經做好了兩條半泥看。那是比這村裏的任何一個男人做得更多。嗨！」於是他瞞傲地望着她的妻子。

「是的，它不可愛嗎？」瑪麗說，沉思地望着黑色的土壤，嚼着她的麵包與白脫。這回到村裏去的食慾。她用襯衫的邊緣扇着泥灰與火，烟燻要聽了她的眼睛。但是現在，坐在多草的小丘上，山谷被繞滿了新鮮的海藻在發光，另一種光芒從翻起的泥土裏升起來，一種新奇的快意充滿了她。克服了另外可怕的感覺，在早晨她所遭遇的飢渴以後，暢心暢意地吃喝着，他身體上的每一個毛孔在新鮮的空氣裏開張。於是他矜持地環顧鄰家的田地，與他自己的比較，又看看妻子的小而圓黑的頭，很感受佔有她的驕傲。他向後靠在肘上，又將她的驕傲。他向後靠在肘上，又將她手握住。羞怯而無言，不知要說些甚麼而羞怯於他們溫柔的感覺，因為農人們是常常羞怯於文雅的感覺的。他們吃完了，仍然手握着手坐在那裏望着遠處。每一處，在小小的圓丘上，休息着播種的人，男人、女人與小孩默默地坐着。於是自然界偉大的平和在春天裏充塞了他們周圍的大氣。每樣東西都平靜地坐着，好像要等待中午的新去。祇有閃光在太陽蹤着有力的脚步向西道是忽隱忽現地穿梭在雲間。

一會兒，遠處的田間；一個老人站了起來，舉起了他的鋤頭，開始用一枚石片清除上面的泥土。響擦的聲音從深遠的寂靜中傳來，那是一種對這小谷裏的大衆號召的信號。年青人仰腰筋骨打着呵欠。都慢慢地走回到他們的土谷去。

馬丁的背與手臂有些疼痛，而他還却感到要是她仍然站立着播種，那末她的頭頸必定要折斷了，但是什麼話也沒有說，在他們身體的機械的動作中，他們馬上忘記了自己的疲倦。那麼了身的泥土的强烈的氣息。鼓舞着他們，像一種藥料在他們的神經裏。

中午，太陽最熱的時候，老人們走出村來看家人的播種。馬丁的祖父，背差不多彎得比他手裏呆笨的手杖還要低，停立在田外的道上，高聲地呻吟，蔡在籬邊上。

「上帝保佑這工作。」他氣喘吁吁地說着。

「喂你，祖父，」這一對夫婦一起回答着，但是仍舊繼續他們的工作。

「嗨！」老人獨自喃喃地說。「嗨！」他種得好，那女人也好，他們正起着勁。」

已經五十年了，自從他與他妻子開始生活以來，充滿了希望與驕傲，不仁的土地堅持他們成為它的親密者，每一個春天從不間斷。但是他不能想到那些土地給與他忘記。祇有農人才會在春天裏記得，即使消磨了他一生去耕種的老人。於是人仰着他巨大的鼻子，將活污的手臂搏在他的頭上，縛在他黑色的粗帽下導。注視他孫兒的工作，給與他指

「不要把草泥切得太長了，」他時常喘息，「你把泥打堆得太高了。」

「啊！」女人！不要把種子太撒在邊上了，將來樣子會長到外面去的。」

但他們並不理會他。

「唉！」老人不平地說，「在我既年青的日子裏，人們從早到晚地工作，不吃一點食物，却把工作做得更好。當然，希望同從前一樣不可能了，人類是漸漸地在變弱下去。所以才成這個樣子。」

於是他開始咳嗽起來，跛到另一塊田野上去，那裏他的兒子米喫爾在工作。

日落的時候，馬丁已經做完了五條泥脊，他丟下了鐵子，伸展筋骨，感到全身的骨頭疼痛，需要躺下來休息。

「是回家的時候了，瑪麗。」他說。

瑪麗整頓她自己，但是她疲倦得懶於答應了。她攙他地望着馬丁，好像感到從他地平上出發到現在的時間，已經是過了許多的歲月。於是她想到回家的路程與喝茶的煩事，關雞與準備晚飯的事情。一瞬間，一個農婦的奴隸身份的反抗默然地過了一段時間。馬丁說，當他穿好了他的衣服。

「嗨，今天的工作不算壞。五條泥脊完成了，而每一條他們都真得像鋼樣一樣。去，瑪麗，還並非我自誇，說你可以稱做於做了馬丁第來納的妻子。但那並非說是完全歸於我，我的姑娘。在這個幸福的日子裏，你分担我的工作，比任何一個英卓勤勞的女人要做得好。」

他們現着完成的工作默默地站了一息。所有的不滿與疲倦都從想起的瞬間消失，而所有舒適的感覺，輕快復了與丈夫工作之後的疲勞。他們已經把種子撒播完了工作，他們已經把種子撒播到泥裏。一天又一天，當春天來臨的時候，他們重要着手把整個生命注力在工作上，一直要到他們的手與骨節上了風濕症。但是，夜常常帶給他們睡眠與忘記。

當他們慢慢地走回家去，馬丁走在前面與另一個農夫談着播種的事，瑪麗走在後面，眼睛凝望着地面而沉思。

牛羣正在遠處鳴。（下）

一九四七年四月於關北

兩種寫作態度：——懷來斯與巴爾札克

綠扉

寫作態度的嚴肅與否，有時常常可以決定了作品的成功與否。這是兩個作家的故事；其一是以寫貞探小說出名的英國作家懷來斯的，其一是寫實主義大家巴爾札克的。

懷來斯自用二歲至五十三歲的廿一年之間寫了一百五十餘長篇小說，四百個左右的短篇小說，廿多種劇本，據記他著作時只消對着一個打字機說着，自有人替他代打代校，從來不要他費神把腹出來的小說或劇本再讀一遍，有人聞他寫得最快的是那一部，他說：「有一家書店在是明四向我要一部七萬字的中篇小說，要最明一的中午交卷，我就一天工作十八小時，把我的小說說給一個速記員聽，我的表寫着改校，於是在是明一的早晨，我交出了「怪伯爵夫人」的原稿，如果我想還一還還本小說，也不妨把這部小說送一本給我，因為我想還一還還本小說。」

懷來斯也許很有幾分天才的吧？但他的草草率率地從事寫作的幻度，却使他未遠見能限於「英國第三流通俗作家」的地位。他的態想雖然曾生了翅膀天飛，但由於觀察現實的不够，以及他自己的過份的自信與草率，他的數量極多的小說里簡直不易尋覓出一個成功的作品。和他相反的巴爾札克，以二十多年時間寫成的「人間戲劇」共達九十七卷，但這里沒有一個斷片，沒有一個插曲是草率完成的產品，他在「人間戲劇」裏表現出了一幅十九世紀法蘭西社會的全景，在這世族制度崩潰資本主義社會逐漸形成的過程中，大工業與小工業，大商店與小商店，大銀行與小銀行間時並存交相爭全貌，幾已逐一的被巴爾札克收羅入自己的作品了。他所描寫的那些股東、車利船刻者、銀行家、強盜、竊賊、鄉人、騙案，都是活的魂律師、官僚、僧侶、戲子、流氓、商人、騙案，都是活的魂型人物，尤其是彼時在走着上流的貴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現實之功。下面的摘句可以使我們從面明白了他的寫作態度的一斑：

「人間戲劇」里的一個插曲，寫了愛與一個活的資產階級的婚姻，作為一個女人的悲劇，這是他的第二妻鳳聽的傑作。

「人間戲劇」是巴爾札克在經營上雖遭了挫敗，而在藝之生涯與作品上是收了全功的。

夜航（一四）

皮脫列斯作　李俊譯

『不，我要為比較好的聽衆保存這一份的靈魂啊！何時他們努力學得強大的本領呢？我們這些弱小的低微的人們，是要更非人格化些呢？』她說。『我有一個時期覺得像那樣，已學得更好的東西了；我們不必以做人為可恥；尤其不必以具有人類最優的本能，情愛，和生存的强烈欲求的可恥，也不必以對於生命的退却而起的不斷慮為可恥。對於人的可能性，我們在此世間喪失了的，還有更重要的問題，他們這樣說，但是我們想要知道的還不是，是否我們能賦予了更多的先生說過的，是否我們有意努力稍近似英雄而不像惡德些呢？這些問題來時雖可把它擱在一邊。可有永遠不能擱在一邊的問題的話，那就因別的問題的部份，即人性本身。不多一個月以前，那時我有語言；我的灑淚沒有來。當時我想如果道不得已，要求暫時擱宅不够堅固時，我們要打擱宅，我一定找你：所以你看，你若是信任我，我也一樣信任了你。』

一個微笑掠過可厭的人的臉，在他是難得美麗的微笑。

『你倘使變了你的心，』他平靜的說『你不會找到我變了我的心的。』

接着幾分鐘之間，他們回到彼得屋。

『我已經老早停止建造我的樣樣了，』可厭的人說。

『這幾乎是不自覺的歷程，』她說。『或許你仍然在工作，或者你正在休息。』

他緊緊他的肩膀，這兩個信任於是再入了沉默。

當他再次突破沉寂時，他們已離彼得屋不到二哩了。在他的聲調中含有某種奇異的溫情。

『你小東西，』他說，『我們快到家了，我有件事要問你。在這裏自由遼闊的曠野，容易問你，因為這裏的大空似乎供我們受東的胸臆有呼吸的餘地。』

『唔，』她和善的說；她奇怪他會有什麼可說的。

『我有點與舊怕觸犯你。』可是我信任你。就是這個。你說過你的錢已經到了盡頭，所以你必須回家去。你已經轉共好了，這似乎可惜的。我不默給你一份禮物，但是我想如果你願意留下去的話，我給你一個貸款，如果你願意留下去的話，我給你一個貸款不是絕不可能的。你可能信任，早也好，遲也好，聽你的便，我僅僅是很悅意的。』

他忽然停住了。

淚水漲在貝奈爾的眼簾上；她的手在他的臂上放了一些時。

『亞列尊先生，』她說，『你信任我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不能向任何人借錢，除非是迫不得已。如果我要向人借一定是向你借。差不多一個月以前，那時我有語言；我的灑淚沒有來。當時我想如果道不得已，要求暫時擱宅，我一定找你：所以你看，你若是信任我，我也一樣信任了你。』

一個微笑掠過可厭的人的臉，在他是難得美麗的微笑。

『你倘使變了你的心，』他平靜的說『你不會找到我變了我的心的。』

接着幾分鐘之間，他們回到彼得屋。

聯語雜掇

△窮吟

國內烽火未熄，
人民被席勿安；若干鉅賈，固尚得度其酒醉金迷之生活，而公教人員，則命在一息，雖延殘喘矣。開有某等教員，以賣稿為副業，而仍不得溫飽。乃作聯自嘲：

「傷心孚子間中，暗淡電燈，
春學生發愁呢的了。
理首故紙堆裏，淒慘稿費，為
學家供柴米油鹽。」

譏之者人傳鼻。
又某科長高興一聯於開首：曰：
「三三四五；
六七八九。」

或問曰：何以無「一」又無「十」也？

答曰：本來公務員則缺「衣」缺「食」也。

故事新編

辛南

陶潛明愛酒，酒量又大得驚人，在江西彭澤縣當了縣長，走馬上任，別的事一概放在腦後，先籌劃二百畝公田的事，他對老婆說：「公田二百，統統種糯米，你看怎樣？」

他老婆很奇怪，便問他道：「為什麼都種糯米，樣樣的用途不是麼？」

陶潛明哈哈大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當過個縣長，原想搞些酒吃，痛痛快快買些酒吃，但是現在我有白米五斗，一家開支也還得不够，那裏來餘錢吃酒？現在我命令縣裏的公田一律種糯米，糯米銷路自然不及粳米，我把糯米賣出去，人民一定拿去做酒，這樣一來，那裏還想喝酒的人民，那裏還想喝酒的人民，定拿去做酒，這樣一來，人民一定拿去做酒，這樣一來，人民一定拿去做酒，這樣一來，人民一